

辛亥革命后

张锐强●著

历史在这里拐弯

满清王朝的命运，
险些因为鸡公山而转折。

辛亥革命

张锐强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辛亥革命后 / 张锐强著. -- 南京 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2.1

ISBN 978-7-5399-4454-8

I. ①辛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71606 号

书 名 辛亥革命后

著 者 张锐强

责任编辑 黄孝阳

装帧设计 南京筑书坊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南京海院印刷厂

开 本 718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17

字 数 210 千字

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4454-8

定 价 29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第一章 前传：革命在酝酿 / 1

为什么是信阳 / 1

说鸡公山是全国四大避暑胜地，并非信阳人的虚夸。《清稗类钞》的编者徐珂，1921年5月编辑出版了《鸡公山指南》，其中有这样的字眼：“鸡公山，亦避暑区域之一。西人言避暑者，于庐山莫干山北戴河之外，辄及之。”可见，四大避暑胜地的说法，由来已久，并非当今的广告效应……

发现鸡公山 / 6

1902年10月，李立生和施道格首次踏勘鸡公山。“他们的目的是想找一个像牯岭一样的山沟，接近山顶，适合避暑居住。”“第一次去鸡公山可以说是一次探险。……上山没有像样的路，只有羊肠小径。”好在山势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险峻难行……

避暑胜地外交风波 / 11

到1905年年底，山上已经出现英美俄法日等国的各式房屋二十七处。此事终于引起了湖广总督、参预政务大臣张之洞的关注。他立即上奏朝廷，要求“以失领土罪有司，转饬鄂豫督抚交涉收回所买土地”……

秀才练成革命党 / 17

元朝长期废除科考，大量的读书人没有出路，造成元曲的空前繁荣。

清朝短暂地废除科考，竟然会带来这样的副产品：要么出国，比如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，回来传播革命火种；要么直接进入新军，等待被革命火种点燃……

信阳知州，你且慢走！ / 22

宣统元年(1909)闰二月，信阳州署和内城城门，被包围了十多个昼夜。包围城门和衙门的，不是革命党，而是各学堂学生。他们既非造反，也非捣乱，而是堵截卸任的信阳知州张书绅……

神秘的道士 / 25

神秘之一，是它虽然名曰“寺”，但却是座不折不扣的道观；神秘之二，是这里不供奉任何偶像，只供奉一个“灵”字；神秘之三，是这座寺的主人苏成章。他是货真价实的首义元勋，不仅亲身践行了辛亥革命，还参与过重大决策；最最神秘的还是他的结局：苏道士在灵化寺收徒修炼刚刚两三年，突然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，被几个蒙面歹人绑架而去……

床下都督 / 29

黎元洪就此爬上历史舞台。大家普遍认为他为人厚道，是所谓的“黎菩萨”，但他挥舞屠刀的动作，却比魔鬼还要利索。最终“首义三武”——孙武、张振武、蒋翊武——中，有“二武”——张振武、蒋翊武——死于其手……

鸡公山前枪声大作 / 32

满清王朝的命运，险些因为鸡公山而转折。信阳潢川县白店乡的王锡久，也是共进会的骨干分子，险些于当年的9月22日，便打响武昌起义的第一枪。那一天，王锡久回信阳省亲，行前营中的同志聚集，为其践行，并无具体的革命活动，但还是引起了管带杨凤齐的警觉，指责他们是聚众谋反。王锡久当即发难，率领同志占领了该标的弹药库……

信阳劫掠流水账 / 39

如果这些北洋军全部开到武汉前线，可能会扑灭辛亥革命的火种，

改写中国历史；他们没去武汉，虽然辛亥革命得以保全，但却改写了信阳百姓命运的历史。历史就是这样奇妙地转移了成本……

革命党还是盗窃犯？ / 43

筹款的办法简直令人啼笑皆非。共进会的湖南负责人焦达峰，决定偷庙里的金菩萨。有天夜里，他带领七名哥老会成员，溜进事先踩好点的庙宇，可是菩萨刚运出不远，天已放亮。他们担心被农民看见，只好将菩萨临时丢进路边的池塘。

焦达峰“偷”别人，而邓永成的办法则是“偷”自己人，他的叔父……

没有租界，何来革命 / 46

至少有二十二名日本人，直接参加了辛亥革命，包括和尚、退职军人、炮兵军曹、步兵大尉、新闻记者、众议员。其中岩田爱之助和步兵中尉甲斐靖在武昌起义中负伤，步兵大尉金子克己在武昌阵亡，石间阵亡于汉水，谷村幸平太阵亡于天津……

谁让中国公债下跌了 13%？ / 49

对于辛亥革命，我们更加熟知的结论，是“不彻底”。鲁迅先生的小说可为注脚。但是西方人的看法，却跟我们有天壤之别。

第二章 事件：与顾庐同龄 / 53

护法战争 信阳戒严 / 53

王占元对于请来的直军非常优待。自己的部队可以欠饷，但直军一分不欠。有一次，直军领到的军粮发霉，王占元得知后立即下令，撤换两个管给养的军需官。他拼命跟吴佩孚拉老乡关系，三天一小宴，五日一大宴，灯红酒绿，夜夜笙歌……

冯玉祥“卖拐” / 60

一日，冯玉祥忽然从马背上摔下，随即称病不动。曹锟、吴佩孚南下时，冯玉祥拄着双拐，登车晋见。谈好之后，冯玉祥下车，却忘了双拐。吴佩孚探头扔出拐杖说：“别装病了，还是赶紧出兵湘西吧！”……

信阳兵变 / 69

说来也巧，当时政务处电务科的高科长，人称小高的，也在厕所，正好当了旁听，然后立即禀报。吴佩孚令他到电报局查到电报内容，但不动声色；等张学颜归队，还设宴为之接风洗尘。席间吴拿出电报稿，张顿时面如死灰，连连请罪……

私填空白公文“抢”军火 / 76

段祺瑞任总理时，徐树铮是国务院秘书长，有次拿份文件请黎元洪盖印。黎看看文件，觉得措辞有些不妥，提笔打算稍加润色，结果徐树铮满脸微笑地攀住他的胳膊：“总统，这万万不可随便修改……”黎元洪大怒，事后牢骚道：“什么总统制内阁制，分明是院秘书长制！”……

直皖战争奇观：总司令跟厨师对骂 / 79

徐树铮、段芝贵等人全都逃到东交民巷的使馆或者饭店，托庇于日。后来日军将他们当做“东西”，塞进军用品箱子，在使馆武官的护送下，偷运至津。因为箱子太小，无法活动，时间又太长，徐树铮出来后找人按摩半天，方能行动，数日之后才彻底恢复健康……

信阳来了个冯玉祥 / 86

冯玉祥对高级军官很少打军棍，但动不动就罚跪。即便吉鸿昌那样当了军长司令的，也免不了。有次跟吉鸿昌通话，第一句就是：“跪下！”然后又问：“跪下没有？”吉鸿昌老老实实地跪下，然后答道：“报告总司令，跪下了！”……

各大马路巡阅使 / 98

古往今来，贪官甚多，原本也不多王占元一个；他如果只是贪鄙，可能局势尚且不致于此，至少不会那么突出。因为督军不捞钱的，恐怕没有。偏偏这个王占元，一边贪钱，一边还想练精兵；也就是说，当了婊子，还想立牌坊。这就麻烦……

援军总司令不肯出击 / 104

孙传芳见直军想坐收渔人之利，突然放弃阵地，如此以来，靳云鹗所部就完全暴露在湘军跟前；靳云鹗措手不及，只得下令连夜撤退，又退到孙传芳背后，占领汀泗桥附近的山地，构筑防御工事；此时两军就像比赛撤退，孙传芳命令部队，以战备行军的姿态，再度后撤……

直奉初战分战场：枪声里跪求上帝保佑…… / 110

吴佩孚极不开心。想随随便便就忽悠他，可能吗？回到洛阳后，他对左右说：“我见滑人甚多，但未有如赵周人如是之滑者。不可以信义结，不可以恩威动……”

直奉初战主战场：少帅快速成长 / 115

陈炯明兵败退居香港期间，日本人前来拉拢，他反过来要求日本归还东三省；日本人赠送八万块钱，他在支票上打叉然后退还；1933年他病死于香港，使用的竟然是其母准备的棺木。弥留之际，亲人问他家事，他说“家事无可语”；问他国事，他连呼“共和”而终。这是军阀吗？……

第三章 转折：全国聚焦鸡公山 / 123

河南过客冯玉祥 / 123

吴佩孚下令只能带走十一师，在河南编的六个团，全部留下。冯玉祥会听命吗？当然不会。他的办法很绝：命令张之江先带领那六个团，打着十一师的旗号开进。新任豫督张福来十分客气地备好火车欢送。新兵开走后，十一师这才跟进。张福来得知这是真正的十一师，有心阻拦，但哪里敢……

靳云鹗围剿老洋人 / 128

老洋人杀红了眼，破寨之后，将数百名男女绑在一起，浇上汽油，连房子一同焚烧；火焰哗哗啦啦，点燃夜空；百姓惨叫不断，响遏行云。老洋人兽性大发，又令将死尸抛进丹江，试图制作一条免费的人肉浮桥，最终未能得逞……

二七罢工：腐败分子引发的血案 / 133

平汉铁路的收费比较正规，包括运兵。当时运送军队有黄红两种护照，红护照由陆军部转账，黄护照需要马上付款。发生罢工的地段，从郑州到武汉，是所谓的南段，收入远高于北段，在此之前一直是吴佩孚的禁脔，收入直接由他截留作军费……

国宝莲鹤方壶的来历 / 138

靳云鹏贪权，也贪财。文物出土的消息传开后，他派人南下郑州，找胞弟靳云鹗索要：“总理很想欣赏欣赏文物，希望借几件到北京，摩挲几天后，再行奉还。”从公而论是总理，于私而言是兄弟，但靳云鹗并未动摇立场……

直奉再战：绑票勒索军费 / 141

汪精卫来访时，言语之中露出困窘求助之意，张作霖随即令东三省银号会办通过驻沪办事处，给孙中山汇去三十万。款项送到时，孙家适有宾客。孙为此特意辞客，亲自接待，问明情由后，签字盖章写下收据。孙张段三角联盟已经建立……

北京政变：官场潜规则 / 149

吴佩孚对孙岳向来看不惯。因为吴自出道后，便对鸦片疾恶如仇，而孙染有嗜好不说，还夸夸其谈。直奉战争之前，吴曾经当面羞辱他说：“一个军人，不上前线倒也罢了，总得挺起腰板振作士气，怎能像你这样鞠躬如也？”孙闻听面红耳赤……

鸡公克蜈蚣？吴子玉被困鸡公山 / 156

王怀庆手持张国焘摺了手印的文件，前去请示大总统曹锟。曹说：“把他毙了吧。”正好当时江苏督军齐燮元在座。他故作经验丰富，插话道：“这些乱党，你要枪毙一个，他们就会大嚷大叫，不如关在狱中，让他病死。”曹锟此人本来就没有主心骨，当即从谏如流……

鸡公山会议 / 167

陆军部规定造一支枪收费二十四元，但实际收费是二十六块。多出来的两块钱，叫“代造外加格外费”。从前归吴佩孚，现在自然归萧耀南。吴与萧要吃回扣，厂内职工也不耽误。比如钢材，每千元有五块钱回扣，其中的一半，由总办、会办、厂长和职员分，另外一半归属全厂工人……

从联冯击奉到联奉击冯 / 175

1925年10月22日，俄共(布)中央政治局决定拨给孙传芳德国型号子弹一百万发，“条件是在他管辖的地区工人运动合法化”；10月26日，俄共(布)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决定“紧急向海参崴仓库调拨二百万发德国子弹。转交时要执行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要求”……

信阳围城四十八天 / 182

战斗激烈，双方都有大量的官兵阵亡，据说汉口的棺材一时卖空，老陕则根本没有棺材。双方拉锯期间，浅浅的坟墓经常会被对方刨开，打开棺材，扔出敌方士兵，换上自己的弟兄。古今中外，世所罕见……

第四章 谢幕：人去山还在 / 195

靳云鹗的小算盘 / 195

吴佩孚对靳云鹗声言：你不打冯玉祥，你躲开我来打！随即宣布撤销靳云鹗的前敌副总司令职务，并带领八大处北上保定，准备接收指挥权。到达保定时，车站没有扬旗给信号，靳云鹗的部队全部撤进城内，本人也没来迎接。进不进城呢？吴佩孚果断决定，进！

从何而来魏益三？ / 201

巧合的是，冯玉祥攻下天津之日，也就是盟友郭松龄在巨流河(辽河)的兵败之日；而且国民军攻打和进驻天津，是后来的大沽口事件的导火索，因为《辛丑条约》规定，中国不能在天津驻军；而大沽口事件，又是“三一八惨案”的导火索……

铁帽子师守武汉 / 205

吴佩孚派人持手谕令靳云鹗前去开会，但靳不敢奉命。无奈之下，吴的总参谋长蒋雁行只得亲自前来促驾：“大帅找你，你为什么不去？当此紧要关头，你不去，给你跪下！”说完果真扑通一声跪倒在靳云鹗面前。靳云鹗极度无奈：“你这不是逼我死嘛！我不活了！”随即掏出小手枪就要自杀……

围信阳的人终于被围 / 210

1927年2月7日，国共合作下的武汉国民政府司法部出台了《反革命罪条例》。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正式立法将“反革命”定为刑事罪名。据说这本来是为蒋介石特意准备的一道菜，结果首先用到了武昌守将刘玉春头上。刘理直气壮地反驳道：“我从未入革命党，何言反革命，中国人民四万万，隶革命军者不过二十余万，其余者皆反革命耶？”最终以“守城之罪、不在一人”，将刘玉春开释……

吴佩孚算计靳云鹗 / 217

那天瑞贝卡正在鸡公山美文学校的凉台上刷牙，忽然听到枪声；她好奇地探头张望，结果一颗子弹擦鼻而过。因为距离较远，子弹飞到她身边时，已属强弩之末，速度低杀伤力小，故而她能亲眼看见这战争史上的奇闻……

友人笔下的靳云鹗 / 223

靳云鹗常驻漯河，时间一久，跟商家的来往也多。比如军粮，经常向各个粮铺商借，到期准时照价还款，因此信用洁白。面对这样的大买主，各个店铺自然也愿意极力巴结，称他为“我家将军”……

靳云鹗当了北伐军 / 228

高汝桐从不跟妓女拉拉扯扯。妓女给他倒好茶奉上，他直接泼进痰盂。按照道理，这基本等于不给直接领导面子，说得再严重点，简直就是打他的脸，但靳云鹗毫不怪罪。他们正在笑闹时，一旦高汝桐进来，靳云

鹮立即撵她们走：“快滚快滚！高师长来了！”……

信阳红枪会杀败两大将 / 232

1927年年初，蒋介石发表靳云鹮为河南保卫军总司令，魏益三、刘镇华为副司令，魏闻听大为光火：“凭什么让我听靳老二的？他才多少人？他还炮科出身的，他有炮吗？”魏益三不服气，因为他有三十门新式的德国克虏伯大炮，外加两千多枚炮弹……

通缉靳云鹮 / 240

裴长庆说：“这都怪你脾气不好，动不动就骂人狗日的。你整天这样，谁受得了？军心还有不涣散的？”靳云鹮说：“你怎么早不说？”随即召开营长校官以上的军官会议，郑重其事地说：“以后我再说谁狗日的，谁都可以还我一个狗日的！”……

韩复榘埋骨鸡公山 / 245

严格地说，韩复榘并未背叛冯玉祥。他始终没跟冯部刀兵相见，后来再见到冯，依旧恭恭敬敬，亲手铺被褥、倒便壶，待以父执之礼……

颐庐余绪 / 251

靳云鹮带着沈小头到达归德时，在车站忽然被人拦下。一帮人上得车来，对靳云鹮说：“我们对将军没有意见，但是沈小头欠有血债，今天得让他偿还！”随即将沈小头拖下车去，就地枪决……

神秘道士的谜底 / 254

1933年的一个冬夜，几个蒙面人绑走了苏成章，留下纸条让拿钱赎人。仿佛是土匪的手笔。不过苏静方并不相信真是土匪干的，因为纸条上没留地址，也就是说没有留下联络方式。因此她深信是当局暗害。最终苏成章尸骨无存。但是有人证实，苏成章并没有死，一直隐居在老家附近……

本书主要参考书目 / 257

后记 / 258

第一章 前传：革命在酝酿

为什么是信阳

1. 想当初，一个城市在茫茫平野中的诞生，偶然性之强不亚于人类从数千万颗精子中夺得那唯一的名额。地球实在太太，面积委实广博。然而偶然之中也肯定有必然，比如那个偶然的地点，一定要适合人类生活，要有方便的水源，要有适宜耕种的土地。所以在中国的地图上，你可以找到许许多多带“阳”字的地名：沈阳、洛阳、南阳、岳阳、汾阳、阜阳、信阳、泌阳、沁阳、淮阳、益阳……

何为阳？阳者，山南水北是也。如果不出意外，城市的南面必定有一条或者数条河流。那源源不断的河水，恰如奔腾的血脉，无声无息地滋养着生命。

水对城市的决定作用，已被人们的常识所熟知，但山的影响，似乎还不那么明白。对于早已脱离渔猎文明的人们而言，不需要上山打猎，最多不过是上山砍柴，故而山更大程度上还是堵塞交通的代名词，比如著名的太行与王屋。

于是城市往往都是这样的地势，背山面水。

背山面水，这是个很熟悉的词，或者还可以叫依山靠水。然而城市非人，本身不会行动，何来背、面之分，又何来依、靠之别？这些动作的主人，只能是居民。而且那所谓的“背”，发挥的还真就是山的堵塞与阻断功能：堵塞敌方

交通,阻断敌军进攻。冷兵器时代,山的安全功能尤其明显。

农业文明时代形成的城市,进入工业文明后盛衰有命。

衰亡的比如朱仙镇,因为运河的滋养,它一度跻身全国四大商业名镇,跟景德镇、佛山镇、汉口镇同列,而如今除了《岳飞传》的读者,木版年画的拥趸,还有几个人知道这个地名?

兴起的比如石家庄。它的名字还真没叫错,直到清朝末年,它还只是获鹿县下面的一个小村庄。当时的《续获鹿县志》是这样记载的:

“石家庄,县东南三十五里,街道六,庙宇六,井泉四。”

可怜吧?

朱仙镇的衰亡是因为贾鲁河的淤积。这条以元代水利专家贾鲁命名的河流,可能是中国最古老的运河,有一段修筑于魏惠王时期。后来她逐渐失去通航能力,加之开封也不再是首都,就像人得了心血管疾病,早晚必有一



1920 年的鸡公头

死；石家庄的兴起则因为血管格外畅通。平汉铁路在此设站时，因为此地名气实在太小，只得借力于不远处的振头镇，取名振头站；后来正太铁路又要从此起头，于是它的命运彻底改变，由村庄飞升为省会。很多人的命运遂在此而转折。比如革命志士吴禄贞。

在如今的地图上，血管功能更加明显的，可能已不再是河流，而是铁路。或者可以这样说，那些黑色的线段是动脉，而绿色的线段则是静脉；让我们从北京出发，沿着那条最老的黑色线段一路向南，然后在河南与湖北交界处的黑点上停住。此时你会发现，这个地名是无数的“阳”中的一个：信阳。

2. 目光在此停住，这中间有无数的偶然。从小往大说，首先便是我偶然在那里出生成长，又偶然离开，再偶然以写作为生。这三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，才会有今天的话题。别的好理解，离开需要单独说说。对我而言，风景永远只在远处，够不到的地方。如果不离开信阳，如果没有故乡情结，我的注意力恐怕还是在西北或者东南。这既非因为孔雀东南飞，亦非因为西北有高楼，而是我既喜欢西北沙海样的苍凉，又向往东南丝绸般的温柔。

这只是无数偶然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个。最大的偶然还得归因于历史上的某个君主，或者仅仅是封国的诸侯，信手随便一指：“此处山清水秀，良田丰富，就是它了！”于是众多的百姓工匠，便在此负板筑城，随即就有了秦代的城阳县、汉代的义阳县、魏晋的义阳郡、北周和唐代的申州、宋代的义阳军和信阳军（避宋太宗赵光义的讳而改名），以及元明清三代的信阳州。

这一切，真的仅仅是偶然吗？历史当然不会如此简单。如果地形地势不支持不兼容，即便城池筑好，也难以持久。历史上像这样只存其名不知何在的城邑，何可胜数。信阳之所以能持续千年，一定会有地理的因素。此地位于两个分界线上，从山而言，是大别山与桐柏山的交界，就水而论，则是长江水系与淮河水系的分野。南部的茫茫山岭，可谓天然屏障；久负盛名的“义阳三关”九里关、武胜关和平靖关，处于南北要冲，是锁钥之地。这样的地方，自

然离不开城市的后援。

这只是信阳的存在基础。它之所以能够繁盛,还是因为那条黑色的线段:平汉铁路。让我们缩小地图的比例尺,然后再从信阳向南,目光在那个主峰海拔仅仅八百八十一米的鸡公山上定格。它是平汉铁路的最大受益者。如果没有这条铁路,我可以确定不移地说,绝对不会有今天的鸡公山。它恐怕早已随着郦道元一起,以“鸡翅山”的名义而没落于历史深处。《水经注·淮水考》云:

“水出鸡翅山,溪涧濞委,沿溯九渡矣,其犹零阳之九渡水,故亦谓之九渡焉。”



1921年徐珂著《鸡公山指南》

彼时的鸡翅山便是今天的鸡公山,九渡水即鸡公山西麓的九曲河,流向西北,汇入信阳南侧的浉河,最终注入淮河。

杭州人徐珂(字仲可)曾任清政府内阁中书,并在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加入其幕府;后来辞去幕职,到商务印书馆当了编辑。此君在袁世凯的幕府里不知有何建树,但作为编辑,成绩倒是史册流芳:他编过一本很有名的书,名叫《清稗类钞》,凡四十八卷,内容涉及政治、外交、地理、战事、文学等九十二类,时间横跨满清二百六十八年;他还编过一本很无名的书,名叫《鸡公山指南》。这本书出版于民国10年5月,也就是

1921年5月。因为时代的缘故，印制很是粗糙，但其中有这样的字句：

“鸡公山，亦避暑区域之一。西人言避暑者，于庐山莫干山北戴河之外，辄及之。”

这必定是中国四大避暑胜地的最早起源。它说得很明确，看法来自当时在华的外国人。当然还有五大避暑胜地之说，其中多了一个鼓浪屿。然而无论四大还是五大，鸡公山都占据其一，跟庐山并列。事实上，它的经历也跟庐山的牯岭完全相似：被外国传教士发现和开发，随即声名广布，别墅如云，人气日旺，最终成为避暑胜地。

在目前介绍鸡公山的官方资料上，对其美景总是充满溢美之词。这些话都对，也都不对。都对，是说它们说的都是基本事实，并无虚夸：山清水秀，植被丰富，奇花异草，云海遮天，雾气蔽日，佛光时现，是旅游寻幽、探景避暑之胜地；说不，则是因为这些事实，是当地的普遍规律。我相信，在大别山与桐柏山交界处的无数山峦中间，都会有类似的景致。无论它外形像鸡头还是鸭头。有些甚至比鸡公山还要出色，也未可知。



鸡公山云海